

北

史

冊六

卷之三

三

北史卷二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一

于栗磾

孫勁
寔弟翼

六世孫謹
翼子璽

謹子寔
璽弟義

義子顥
子宣道

仲文
宣敏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卽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進假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禽獲帝顧而謝之後爲河內鎮將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北侵擾築壘河上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裕望而異之故有其號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實爲邊界栗磾勞來安集甚得百姓心明元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

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而知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旣濟帝深歎美之太武之征赫連昌敕栗磾與宋兵將軍周幾襲陝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爲公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栗磾自少總戎迄於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太武甚悼惜之子洛拔有姿容善應對拜侍御中散太武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曹令景穆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恆畏避屏退不敢逆自結納頃之襲爵後爲侍中尚書令百寮憚之卒官洛拔有六子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累遷侍中殿中尚書于時孝文幼沖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李沖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及遷都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閻烈曰陛下聖略深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敕鎮代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時遷洛邑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於洛陽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己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

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
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
聊城縣子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沖璽書述敘金
策之意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豫帝益器重之歎曰元儼決
斷威恩深自不惡然盡忠猛法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卽斬其五三元首
烈之節概不謝金日磾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二十三
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馬圈帝輿疾討之執烈手以京邑爲託帝崩於行宮彭城
王勰祕諱而返稱詔召宣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
神守無變宣武卽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會遣家僮傳言於
烈求舊羽林武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遺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
命與詔何異烈厲色答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
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惡烈剛直出之爲恆州刺史
烈不願蕃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

以疾辭宣武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祔祭三公致齋於廟帝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詔曰諸父慢怠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閣以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爲領軍進爵爲侯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咸陽王禧之謀反宣武從禽於野左右分散倉卒之際莫知其計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禧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爲慰車駕還宮禧已逃詔烈追執之順后旣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及卒宣武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祕器贈太尉封鉅鹿郡公子祚襲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父爲領軍計必無所慮帝遣忠馳觀之烈嚴備果如所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彊

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爲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旣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以父憂去職徙爲司空長史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旣不寧詳亦慚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爲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帝以忠爲列卿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二年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贓罪顯暴者以狀聞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書李崇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除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行服闋再遷衛尉卿河南邑中正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爲人乃言於宣武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乃出忠爲定州刺史旣而帝悔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恆州大中正密遣使詣忠慰勉之延昌初除都官尚書領左衛

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劍杖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恆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劍杖相錫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出入恆以自防也遷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學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帝崩夜忠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宮而卽位忠與門下議以帝沖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栢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宮請卽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卽殿中收顯殺之忠旣居門下又總禁衛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祿四分減一忠旣擅朝欲以惠澤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乃白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寮令加己賞太尉

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
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
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忿無
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
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
儀同三司尚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
衛尉止爲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問忠在端右聲
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爲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
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年御
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
郭受寃於旣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
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旣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
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眚遂不追罪又詔以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賜

爵靈壽縣公初宣武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
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兵守衛忠從之具以此意啓靈太后太后
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
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年三
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爲崇自知必死先表養亡弟第二子司徒掾永
超爲子乞以爲嫡靈太后許之薨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案謚法剛
強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修義議忠盡心奉上翦除
凶逆依謚法除爲寧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卿不同靈太后令
依正卿議忠性多阻忌不交勝己唯與直閣將軍章初壞千牛備身楊保元爲
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貨初壞保元二人談之遂被賞愛引爲
腹心忠擅權昧進爲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弟景字百年忠薨後爲武衛將
軍謀廢元义义黜爲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那壞叛鎮人請糧景不給鎮人遂
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旗襖毀辱如此

月餘乃殺之烈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風歷朔華并恆四州刺史賜爵武城子
果弟勁

勁字鍾葵頗有武略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宣武納其女爲后封勁太原郡
公妻劉氏爲章武郡君後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公自栗
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但
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尗朱榮所親
以女妻其子長儒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神武討平
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贈平東將軍燕州
刺史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安定子
子提隴西郡守茂平縣伯周保定二年以子謹著勳追贈太保建平郡公

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沉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
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

歎曰王佐材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爲援大行臺元纂討之夙聞謹名辟爲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蠕蠕逃出塞纂令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爲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特相禮接使其世子佛陀拜焉遂與廣陽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馳往喻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嶺迎接之謹曰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衆孝昌元年又隨廣陽王征鮮于修禮軍次白斗牛邏會章武王爲修禮所害遂停

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卽是也有司以聞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遂捨之後從公朱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周文帝臨夏州以謹爲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敕追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帝西遷仍從周文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大統三年大軍東伐爲前鋒進拔弘農禽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神武至沙苑謹力戰進爵常山郡公又從戰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尙書再遷太子太保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於路左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

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及侯景款附請兵爲援謹諫以爲景情難測周文不聽尋兼大行臺尚書大丞相長史率兵鎮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賜秬鬯一卣珪瓚副焉俄拜司空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錢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爲蕭繹計將如何謹曰曜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裁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

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贊爲梁主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謹固辭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及周文崩孝閔帝尙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寮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有辭謹旣周文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孝閔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戶遷太傅大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及賀蘭祥討吐谷渾明帝令謹遙統其軍授以方略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

詔不許三年以謹爲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馮几而坐師道自居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鳥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爲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時有病護以其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賜鍾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

尋授雍州牧三年薨年七十六武帝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繒千段粟麥
千斛贈本官加使持節太師雍恆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及葬王
公以下咸送郊外配享於文帝廟庭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
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謹亦竭其智
能故功臣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誠諸子務存靜退加以年齒遐
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子寔嗣

寔字賓實少和厚以軍功封萬年縣子大統十四年累遷尚書是歲周文帝與
魏太子西巡寔時從行周文刻石隴山上錄功臣名位以次鐫勒預以寔爲開
府儀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尋除渭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進爵爲公魏恭
帝二年羌東念姐率部落反西連吐谷渾大將軍豆盧寧討之踰時不剋又令
寔往遂破之周文手書勞問賜奴婢一百口馬百匹孝閔帝踐阼授戶部中大
夫進爵延壽郡公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反攻丹州遣寔討平之仍除
延州刺史五年襲燕國公進位柱國以罪免尋復本官除涼州總管大象二年